

ༀ ། ་ ། ༌ ། ། ། །



生长神灵的山水

周写
炜真著
西藏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长神灵的山水 / 周炜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写真西藏)

ISBN 7-222-02878-1

I . 生 ... II . 周 ... III . ①宗教
文化 - 西藏 ②神话 - 文化 - 西藏
IV . K 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924 号

写真西藏

生长神灵的山水

策 划: 张 维

黄宾堂

龙 冬

责任编辑: 张 维

张晓岚

装帧设计: 西 里

鞠洪深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1999 年 11 月 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99 000

印张: 9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云南新华彩印厂

1999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6000

ISBN 7-222-02878-1/I · 748

定价: 18.40 元



前　　言

1990年的夏天，我在拉萨参加国际“格萨尔”学术讨论会。有两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女士正好是大会的同声翻译。也许都是从北京来的，也许是一种缘分，我们在首都机场偶然相识。在飞往成都的途中，我们谈论的话题全是西藏。

自然，除了神秘吸引她们外，对于西藏她们几乎完全是空白。而我，就出生在西藏东部的昌都，虽然不是藏族，但却是地道的西藏人；而且我是记者出身，又是研究西藏古典文学的硕士，记得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她们不停地提问，我不停地神侃。

结果是，这些在欧洲生活了多年的女性们还在飞机上就开始发疯地迷上了西藏，迷上了我给她们展示的神灵和神话世界。她们中的一位甚至提议，在拉萨开会期间，一定要我在晚上陪她们去拉萨河坐坐，她们希望自己的心灵能够感应到藏族史诗中众神的存在；当然她们也想在夜幕里看看达磨赞普的魂山恰佳噶保日山。因为我告诉她们说，拉萨河对岸的恰佳噶保日山是佛教宿敌达磨赞普藏王的魂山，他死后，这座山开始逐渐移向拉萨河。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将堵塞河道，从而导致洪



水毁灭拉萨。为了从这种威胁中挽救拉萨，相传在它邻近的药王山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尊度母像，阻挡了恰佳噶保日山的挪动。此外，每年传大昭期间喇嘛们还要举行阻挡它移动的仪式，然后不停地朝神山开枪……

两位女士就这样满脑子地装着我的神话故事飞到了拉萨。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同另外几位香港、美国来的会议代表一道，沿着拉萨假日饭店和罗布林卡前的大道，一直往南，大约步行了一刻钟就来到了拉萨河。

拉萨河的河堤是花岗岩石。石缝中长满了杂草，偶尔还可以看见几株一人多高的灌木。几条褐色的奶牛在悠悠地啃着灌木上的嫩草。放牛人是一位老阿爸。拉萨人见老外见多了，老阿爸依旧摇着转经筒，远远地看着他的牛。

拉萨河从东面的拉萨大桥开始，流经西藏大学和西藏军区后，便到了“古玛林卡”（强盗林卡）。“古玛林卡”是拉萨河中一个孤立的小岛。它很自然地把拉萨河分割成了两个河道。我们站的河堤这边，也就是靠市区这边，是拉萨河的支流，而小岛的南面，到河对岸的山角下，才是拉萨河的主流。经过“古玛林卡”，拉萨河重新汇合，但是河道一下显得很宽很宽，河心流速极快，充满野性，河堤一侧，却缓慢回旋，夹带几分温柔。

中午阳光灿烂的时候，河水浅的地方，清澈可见河底的沙石。可是现在，天色渐暗，河水昏黑，白天的明净变成了不可臆测的神秘。这时，河水的昏黑与山的昏黑以及天的昏黑连为一体，你感觉得到水的流动，却再也望不见它的宽阔。

大家都很默契，各自找一块地方坐下，谁也不影响谁。

离我稍远的地方，一座钢索木板吊桥连着河堤和“古玛林





卡”。吊桥两侧的绳索上，挂满了祈福降灾的彩幡和风玛。河堤桥头的一边，有人正在焚香，药草和松枝的白烟飘过林卡的柳树，然后缓缓地在河面飘腾。也许是条件反射，那浓浓的烟香味往往会使你增加神性，会使你有置身于清晨或者黄昏的转经人流，在青烟缭绕的八廓街朝圣的感觉……

拉萨河静悄悄的，偶尔从“古玛林卡”的深处，传来过林卡的人们酒酣后的歌声：

人最喜欢的就是生活，
不知天上的神灵喜欢什么？
听说那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
也向往着人间的快乐。

不用说，我的朋友们根本不明白这些歌词的意思，甚至搞不清藏族人为什么在河岸焚香，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感觉到了拉萨河这种独有的文化氛围的存在。

记得我们是 11 点左右才离开拉萨河。

两位女士显得很激动地说，在欧洲的时候，她们曾经在塞纳河和泰吾士河旅行，但是从来没有产生过像今天这样的感觉，她们说塞纳河和泰吾士河都很美，可是完全不像拉萨河除了自然的美之外，好像还有另外一种神秘的东西充满其间。

我很清楚两位女士当时的心境，因为很多从内地来的朋友都谈到过这种感受，而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确西藏的自然风光与众不同，但是最深层次的应该是宗教文化和神灵文化。应该说正是这两种文化的杂糅，才使得西藏的人文地理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拉萨河是如此，雅隆河谷、雅鲁藏布江、藏北草原等等，都是如此。西藏的人文地理，西藏的历史文化，是藏族人，是赞普，是藏王，是大臣，是高僧，是大德创造的，可是形形色色的神灵，形形色色的神话充满其间，于是，西藏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才如此神秘和多彩。

西藏是神灵生长的地方，西藏是神话的世界。请跟我到西藏高原，你将走进一个神灵世界。





第一章 崇尚天的民族

祖先的故事

由于高原大山所形成的自然屏障，使得藏族先民的思维空间难以横向发展，而高与天齐的地理正好让他们的思维空间伸向了天界，于是，这种现实给藏族最古老的文化烙上了天的印迹，古代藏族成了崇尚天的民族。

直到今天，凡是在青藏高原生活过的人，只要你稍加动用一下想象力，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在哲蚌寺、色拉寺后山的山崖小道上转经朝圣或者是观光时，清晨或者是再晚些时候的云雾沿着山脊缓缓而下，慢慢逼近身旁，最后完全将你包裹到云气之中，世界变得全是滚动的迷茫云雾时，你会想到自己就在天上。同样，你在雨季到山南的藏王墓观光的时候，碰巧你会看到那些从山腰云雾中赶着牛羊缓缓而下的牧羊人，那种感觉往往会使你认为他们是从天上下凡一般，而事实上，吐蕃藏王的陵墓正是建在被藏族人视为神山的雅拉香波山上，相传吐蕃的第一位赞普就是从这里下凡的。



的确，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给西藏古老的文化结构带来了不朽的价值。天与地的和谐统一，成为藏族古老文化起源的焦点之一，于是，在藏族先民的观念里，一个一个的神话顺理成章地把藏族佛教文化中的许多因子归结到了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天文化，由此也构成了藏族的古代文明。

关于西藏人的起源，藏族神话也把它同天联系起来，确切地说是与天界的菩萨联系在一起的。在《汉藏史籍》和《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书中都记载有这样一个神话：

大慈大悲的圣者观世音菩萨来到雪域，在布达拉山顶，面朝北方观看，思考引导雪域众生的方法。通过日夜六时的观察，发现这里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地方，因为佛陀还未曾到过，佛光还未曾照到。充满了黑暗。吐蕃上部的三个地方，被雪山包围，像一个水池，被鹿和石羊等野兽占据；吐蕃的中部，山崖和草地相连，像一条水渠，被猴子和魔女占据；吐蕃的下部，满是草滩和森林，像一块平整的田地，被大象和飞禽占据。到处没有人类。这时菩萨想，要教化雪域各地，首先应该派遣一个能衍化成人类的化身前往。说来也巧，这时在菩萨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名叫哈努曼陀罗的猴子，观世音菩萨就对它说：“你能在雪域修定吗？”猴子答道：“能！”于是从观世音皎洁的心间月轮中出现了一个罗刹女士来与猴子结合，生下六个孩子，从此西藏有了人类。

而民间有关猕猴变人的神话则更有离奇的情节：

传说在雅隆河谷高高的贡布山上，住着一只猕猴。

一天来了一个女魔王，她发现了住在洞里的猕猴，就和它成了亲，有了六只小猕猴。猕猴父亲就把它们送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中。三年过去了，老猕猴到森林中去看自己的儿女，已





经有五百多只猕猴子孙了。

可是林中的果实不够吃了，四处都听得见猕猴们争夺果实的叫声。老猕猴看见那些抓破了脸皮，揪掉了耳朵的后代，心里难受极了。饥饿的猕猴把老猕猴团团围住，大声叫道：“你拿什么给我们吃啊？”

老猕猴看到这些干瘦的猕猴，心里十分不忍，就把它们引到一个长满谷物的山坡，大声说道：“你们就吃这些野谷吧！”

从此这些猕猴有了充足的食物。一年又一年，猕猴身上的毛渐渐变短了，尾巴也渐渐消失了。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它们也会说话了，逐渐变成了人，他们就是雪域西藏的先民。

传说猕猴住过的贡布山就在今天山南泽当镇的东面。泽当也以“猕猴玩耍之地”而得名。这里的人们还说，在离泽当不远的撒拉村，相传有猕猴祖先种过的青稞地。每到播种的时节，人们都要到这里抓一把神土，撒到自己的地里，请求祖先保佑获得丰收。

1983年，我在《西藏日报》当记者的时候，曾经登上过贡布山的猕猴洞。记得洞口插着一些树枝，上面挂满了黄色、白色的彩条和彩布，上面印满了经文。洞内的石壁上有一些简单的壁画和六字真言的文字。另外在洞口还有一些灰烬，那是香客焚香祭祀祖先时留下的。

站在洞口，泽当镇尽收眼底，然而我们再也看不见满目的果树和葱翠的良田，昔日猕猴玩耍的平坝，两条柏油马路纵贯南北。商场、学校、饭店、机关应有尽有。虽然如此，猕猴变人的神话，还有贡布山的猕猴洞，依然是当地人最愿意向远道来的朋友叙叨的内容。

按我们现有的知识，在有关藏族人起源的神话中，猕猴变



人的神话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并且受到了佛教的很大影响。实际上在西藏最古老的本教神话中，有关藏族人起源的故事也相当有意思：

在五大行精华中，生出一个大蛋，外边的蛋壳形成白神崖，内层的蛋青里面，形成白海螺旋转。中间温热的蛋黄里，六种众生全解脱，蛋形成十八块奶渣，并形成一块螺形，这螺形是渴望生命的疮状人。^①于是，这位疮状人生出眼、耳、鼻、齿、舌、脚等后，西藏有了“叶门王”，他就是西藏最早的氏族。随后他与曲佳王妃结合逐渐繁衍出人类。

在藏文《大藏经》中，本教徒还有另外一个美妙的神话：

很早很早以前，南喀东单却松王拥有五种本原物。赤结曲巴法师从他那里收集了这些本原物，放入自己的体内，然后轻声默念：“哈”，由此产生了风。当风像光轮一样飞快旋转的时候就产生了火。风吹得越猛，火烧得越旺。热火和冷风产生了露珠。在露珠上产生了微粒，它们被风掀起，在天上翻来覆去，堆积成山。世界就是这样由赤结曲巴法师创造出来的。

在这五种本原物中，又产生了一个光卵和一个黑卵。光卵呈立方形，大如牦牛，黑卵呈锥形，大如公牛。法师用一根光轮敲击光卵，碰击产生的光散布在天空，变成了托塞神，碰击产生的光射向地面，变成了达塞神。这时，卵心中走出什巴桑波奔赤，他是个白人，长着青色的头发。他是现实世界之王。

赤结曲巴法师的对手格巴梅本那波让黑卵在黑色王国里爆炸，黑光升腾，产生了愚昧和迷茫；黑光射向地面，产生了迟

^① 《西藏的印度教神话》，〔法〕石泰安著，岳岩译，《国外藏学译文集》(11)，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钝和疯狂。这时从黑卵中心跳出一个满身黑光的人，他叫门巴塞敦那波，是虚幻世界之王。

现实世界之王什巴桑波奔赤是神的统治者。

虚幻世界之王门巴塞敦那波是恶魔的法师。

在这五种本原物中，又产生了海洋。当风吹海面时，一个像帐篷形状的气泡跳到蓝色光卵的表面。当气泡破碎之后，出现了一个青蓝色的女人。现实世界之王什巴桑波奔赤给她取名为曲坚木结莫。曲坚木结莫和蓝色光卵没有点头，也没有触鼻就结合了，生下了野兽、畜类和鸟类。他们的子女低下头，互触鼻子结合了，生下了九个兄弟九个姐妹。

九个兄弟，被称作世界九男神，他们摇身分出九个女子，作为各自的妻子。

九个姐妹，被称作世界九女神，她们摇身分出九个男子，作为各自的丈夫。

老大什结章噶，他的使命是确保世界的延续。他有九个儿子，九个女儿。九个儿子，被藏族人看作天界九神。相传他们就是西藏穆（dmu）部落的祖先，本教始主辛绕米沃就是这个部落的后裔；九个女儿，被藏族人看作天界九女神。

老二贵结章噶，他的使命是对人类和万物的作用及其对立物进行安排。他有八个儿子，八个女儿。八个儿子，被藏族人看作地界八神；八个女儿，被藏族人看作地界八女神。

老三恰结仁噶，他的使命是万物生命的主宰。他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二儿子恰结雅拉达周，被藏族人看作藏王的祖先。

老四年如南喀，被藏族人看作西藏山神的祖先。

大姐南结贡杰，她在本教众神中的地位最显著，她被藏族



人视为天神拉布托巴的妻子。

二姐南曼卡莫，是本教的护法神。

三姐米堪玛莫，她有八个子女，相传是人类最早的祖先。

五姐协萨娜玛，她是生命女神。

.....

虚幻世界之王，恶魔门巴塞敦那波也从自己的影子中繁衍出魔女敦贤娜莫。相传她是在没有月亮的半夜出生的，所以被藏族人称作黑暗天女。他们结合在一起，生下了八个儿子，八个女儿。他们被称作“哈辛”，意思是说这十六个兄妹既不是完全的神，也不是完全的恶魔。可是他们的后代却构成了本教的恶魔世界。

从天梯下凡的君王

藏族古老的神话通过天，解释了西藏人的起源，但核心是要解释佛教或者说本教在西藏传播和形成的过程，虽然这些解释是非理性的，但是它的神话色彩却是令人神往而又有一定的逻辑性。

雪域吐蕃有了人类，那它的统治者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藏族古老的神话解释依然还是把它的着眼点放到天上，于是有了天神下降为人主的神话：

雪域有了人类，出现了许多的小王，可是观世音菩萨想，如果雪域没有诸圣者的加持力，没有一位统治者，要想兴起佛教是很困难的。于是由圣观自在菩萨加持诞生了一位王子，他就是古印度护狮王的三儿子。这位王子的相貌异乎常人，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合，长着碧玉般的眉毛，手指连在一起，牙





齿像海螺。护狮王觉得他是鬼怪变来的，是可怕的凶兆，要手下人把他杀了。大臣们不愿用武器把他杀死，就把他放在铜箱里，钉上钉子，抛入了恒河。

一对老夫妇得到了铜箱，救了王子。当王子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后，逃入了雪山之中。这时，观世音菩萨用胜慧光明照射他，从而改变了他的意趣。他来到江托神山顶上，举目远望，忽见雅隆河谷，犹如将天上的快乐搬到了人间那样美好。

这时他看见了雅拉香波神山的白雪。于是他来到贡布神山的山顶，沿着木神之梯下降，正巧被 12 名牧童看见。就问道：

“你是谁？”

“赞普！”

“你从什么地方来？”

牧童们听不懂他的话，感到十分惊奇，就说：

“这人是从天上下来的赞普，可以当我们的王。”牧童们很高兴，就用脖颈将他抬下山来。住在雅隆河谷的人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纷纷前来观看，他们见着这位天神相貌英俊，仪表非凡，就推举他为雅隆部落的首领。

“聂赤赞普”，藏语的意思就是“用脖子当宝座的英杰”。自此历史上就把藏王称为赞普。聂赤赞普就成了雅隆部落的第一个赞普。从他开始，到公元 7 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一共传了 32 代。

聂赤赞普做了部落首领以后，人们就在长满红柳和香莎草的山坡上，修建了西藏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康，献给了聂赤赞普。这座王宫的遗址，就在离山南泽当镇不到 15 公里的地方。

当然近年也有学者否认这种神话的说法。据西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等的研究，聂赤赞普生于西藏波沃地方，也就是



今天林芝地区的波米县。他的母亲叫姆增，在兄弟九人中他排行最后。他离开家乡，去吐蕃中部的原因主要是他性格倔强、能力很大，不愿受当地地方官吏的欺侮和控制，终于被当地人驱逐出境。恰白先生引用本教的观点说：聂赤赞普去过 27 个地方，这些地名不仅现在可以辨认，而且清楚地表明了他依次从波沃到工布，然后经达波到达雅隆河谷。他是从波沃地方来的王，故尊号为“悉补野”（波沃之王）。

不管聂赤赞普是天神下凡，还是来自印度的王族，也不管他是吐蕃人，还是来自汉地的梵尼，但是在西藏一直非常有影响的天神下降为人文的神话，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古代藏族人的一些重要观念，而这种观念有时往往又是理解西藏历史乃至文化的关键。

木神之梯和木神之绳

从西藏的神话看，吐蕃的首批赞普都是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天神之子。他们下凡时，有时是通过攀天光绳，有时又是通过木神之梯来进行的。当他们下凡成为赞普以后，那根天绳就再也不会离开这些赞普，并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头上。天绳成为连接天、人、地的媒介。在他们生命的末日，自己的身躯就化为一道光，融化在木神之绳中，回到了天上。

在西藏人的神话观念里，木神之梯和木神之绳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东西。但有关它们的神话传说却众说不一。相传冈底斯山就是一架上下天界的木神之梯，或者说木神之绳，它连接着天际和大地。

最初，这根天绳是天空的光线和大海的雾气相合而产生的





白色凝结物。它被风拉长，纺织成线，又缠绕在一棵树上，这些线就是天绳。藏族史诗《格萨尔》中有一段神话说，祝古军队被格萨尔的军队追杀得无路可逃，这时天上的魔王给他们降下一根天绳，这是一根黑色的虹带，从天上一直垂到山顶的宫殿上。在祝古将士都爬梯进入天界后，梵天砍断了这根天绳。

西藏的民间宗教在解释木神之梯的神话时，是与家宅和天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神山是世界的中央支柱、天柱，那么它在形式上同西藏帐篷内部的构造是很相似的。在帐篷的中央有一个灶台，旁边有时还有一根柱子。灶膛升起的烟柱正好从屋顶中心的洞口直冲云霄。同样，帐篷里的光线也是从这个洞口进来的。另外，藏族人家的土木房屋中，上下楼都是通过一根独木树干做成的梯子来攀登的。它也许就是想象中天梯的本来样子。

西藏的民间宗教进而把天分为九层，并且认为，要进入这九层天际，必须通过“天门”，这个天门就是屋内通烟和通光的洞口，而攀天的工具就是屋内的那根光柱。所以，人们又认为木神之梯是一根具有彩虹般色彩的光柱。

由于木神之梯神话的存在，它又进一步派生出了木神和恰神的神话：

相传木神居住在天的一层，而另一位叫恰神的神灵则住在天的另一层。木神和恰神是亲戚。据说，恰族人的使者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木族人的住地，请他们派一位首领，去统治他们那尚处在群龙无首的民族。人们也相信，后来的后藏昆氏家族就是木神的后裔。



砍断天梯的赞普

天是赞普的故乡，他们死后一定要返回自己的故乡。

可是，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根犹如彩虹般一样的攀天光绳或者说木神之梯被人砍断了。这个人就是吐蕃第七代王止贡赞普。

相传止贡赞普出生时，人们请老祖母卓夏杰玲玛为王子取一个吉祥的名字。

老祖母问道：“结雪扎玛岩塌了没有？丹玛地方的牦牛草场被火烧了没有？达列帕措的湖水干了没有？”家人答道：“岩没有塌！草原没有烧！湖水没有干！”

老祖母年迈耳聋，错听成岩也塌了，草原也烧了，湖水也干了。就以为是不吉之兆。便对家人说：“他不是死于水中，就是死于刀下，就叫他止贡吧！”

止贡赞普长大成人后，一直对老祖母取这个名字耿耿于怀。他能力过人，能够自由地在天空飞跃，所以暴躁骄傲，特别喜欢争强好胜。他常以父系九族和母系三部为对手，问他们：“你们敢与我为敌？你们敢与我较量吗？”

众人都害怕他，没有一个敢出来同他争斗。止贡赞普就对臣属罗昂达孜说：“你出来和我比试。”罗昂哪敢呢！止贡赞普心被恶魔所迷，说了许多难以入耳的话。罗昂还是一再请求不要比武。可是止贡赞普根本不听。罗昂达孜只好请求道：“若要我与你比武当然可以，不过我有个请求。”赞普说：“你有什么请求？”罗昂达孜说：“请授予我王室的天神宝剑和自动挥舞的长箭，还有自动穿着的铠甲……如果赞普能将这些具有神通





的兵器赐予我，那我就敢和你一决高低。”

止贡赞普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罗昂达孜先到娘热夏波城堡准备这场生死决斗。几天后，赞普也来到城堡。也许是罗昂达孜怕止贡赞普沿木神之梯逃走，又向赞普提出苛刻条件：“请你将近直悠远的木神之绳砍断，请将九级天梯朝下放倒。”赞普一心想战胜他的对手，根本不去考虑砍断木绳、放倒天梯的后果，挥舞神剑，当即砍断了头顶上的木绳，放倒了天梯。然后扑向罗昂达孜。

狡猾的罗昂早将 200 把利剑栓在 100 头黄牛的背上，再让牛驮上装满灰土的布袋。然后他驱赶牛群。100 头牛互相冲撞，布袋破裂，罗昂达孜趁机冲进弥漫的尘土中，不断地向赞普发起进攻。赞普不敌，被护身符德拉贵结拉向天空，这时罗昂从袖口中取出小斧，砍向护身符，德拉贵结葬身于雪山缝隙中，而赞普本人也被罗昂杀死。他的尸体最后被放入一个大铜锅中，密封后被抛进雅鲁藏布江中。

止贡赞普一人死了倒不要紧，可是自此开始，以后的赞普死后，他们的灵魂就再也回不到天上了，只能在地上的王陵中或其他的地方继续存在。

据史书上记载，罗昂达孜最初只是一位小邦的君王，他在本教的支持下，战胜了止贡赞普，吐蕃国政落到了他的手中。而赞普的后代只好逃到了工布地区。吐蕃王室为了报仇，派人把毒药涂在一只神狗的毛上，然后放到罗昂达孜居住的娘热夏波。罗昂达孜看见这是一只名贵的神狗，就用手抚摸狗毛，毒药粘在罗昂的手上，当场毙命。

